

未到可唱凱歌的時候

2001年5-7月的《中國與福音月訊》，一連三期刊登了《中國的以巴弗》的片斷。這篇後記是月訊編輯拜訪以巴弗在台灣的四哥後，所寫下的一段話。篇幅雖不長，卻生動地讓我們又「見到」了這位未曾謀面的「老朋友」，爭戰仍在，謹守之心也絲毫沒有放鬆。讓我們一起禱告，願神的榮耀豐豐富富地成形在每一位現正處在磨難中的神兒女身上。

編者近期曾拜訪以巴弗的四哥吳維健弟兄（定居在台北），從他那裡看見了以巴弗今年（2001年）4月24日的來信，得知他的近況。來信說：「繼2000年6月我被市公安局政治科第四次抄家後，今年4月23日再次來我住處進行第五次抄家沒收，不但《主內交通》等各文，且包括一切聖經、工具書、屬靈書籍在內的所有書籍洗劫一空。公安小汽車放不下，就又開來一輛中型卡車裝載，歷時一個半小時。我除了在搜查證上簽了字外，跟他們沒有話，不攔阻、不爭辯也不請求。五人中為首的兩次對我說：『我們是例行公務，沒有辦法』，似乎有點歉意。但主既許可這事再次臨到我，就必有祂的美意，肯定對我們有益而非有害；賞賜的是耶和華，收取的也是耶和華……感謝主。」

以巴弗的四哥告訴我們，因為以巴弗常寫些對「三自」的批評，所以常被抄家。每次前往寧夏探望以

巴弗，總要帶些靈糧去。他見到以巴弗的床只是幾片破木板拼上的，曾想幫以巴弗買個新床，但是知足的以巴弗婉謝了四哥的好意。除了基本的生活花費之外，以巴弗平日最大的開銷就是郵票和影印費，因為每天除了研經、禱告以及閱讀報紙了解時事之外，就是寫印《主內交通》寄給弟兄姊妹了。一件有趣的事是：由於去探望以巴弗的弟兄姊妹很多，因此以巴弗為了給訪客「方便」，乾脆自建了一間廁所，讓客人不用再外出找公廁了。

在《中國的以巴弗》書中，我們看見許多的激勵和警惕，如同以巴弗在書中的結語所說：「……道路尚未走完，見證尚未作好，爭戰尚未最後勝利，尚未到達可以唱凱歌的時候。我退後的可能性、偏離主道的可能性、受騙上當的可能性、半途而廢功虧一簣的可能性，都還現實地存在著。絕對沒有可以放鬆警惕、躺在所蒙恩典之上睡大覺的理由。一個一個可悲的警戒和慘痛的教訓，已經看到不少……」。

但願以巴弗對信仰的堅持以及體貼主的心，成為我們的榜樣。求主憐憫、保守我們，不論身處何種環境，面臨各樣試探和試煉，也能儆醒仰望主，專心倚靠祂，走好尚未走完的每一步，不辜負主為我們捨身流血的大恩典，最終得見主的榮面。

顛狂與謹守

徐嘉徽

他竟是如此地謹守真理，在每件事情的意義上是如此地「計較」，不容有一點的違背與偏離，這真是令人拍案叫絕！

因著編輯的工作，我仔細地閱讀了《中國的以巴弗》這本自傳。在現代基督徒當中，這位中國的以巴弗稱得上是一位傳奇性的人物，他將我的思緒帶回到初代教會，彷彿看見那些被丟進競技場中，任由獅子撕裂吞吃、而為主殉道的聖徒們。以巴弗也同樣在如洪水猛獸一般的歷史狂瀾中，緊緊跟隨著耶穌的腳蹤，以過人的勇氣為自己所信的神付出極大的代價，一直走在這條十字架的「窄路」上。我不由得為他這精采的一生喝采！

一場美仗

當我稱以巴弗的一生為「精采」時，我習慣性地開了自己一個玩笑，假若上帝問我：「既然你認為他活得很精采，那麼把主角換成你的話，你願不願意呢？」我會馬上跪求：「主啊，饒了我吧！這樣的苦難太大、太重了，我無力承受。」其實，我對以巴弗除了極為感佩外，內心還難免有些憐恤之情；因為基督徒

總是習慣用兩種眼光去看事情，一種是屬世的、一種是屬靈的，而我們的認知與心情也就搖擺於這兩種價值觀之間。當我用屬世的眼光來看以巴弗時，不免感到心酸，因為他這一生除了飽經危難之外，便一無所有。但當我轉換成屬靈的眼光來看他時，我真覺得以巴弗在基督裡所得的基業是何等豐盛！他因著所信的神，可以在中國最黑暗的一段歷史中，為上帝作了光明的見證；在中國最殘暴的政治體制下，作了「神愛世人」的代言人。從他的身上，我們確信上帝沒有撇棄苦難的中國，祂依然要在最大的政治壓迫、最險惡的人心之下，施行拯救。而以巴弗就像一位戰士，身著神所賜的全副軍裝，歷經最慘烈的戰鬥後仍屹立不搖；他靠著信德的藤牌，抵擋了惡者一切的火箭。在混亂的時代中，死亡如影隨形，生命如泡沫一般，瞬間即可消失；但他卻走出了死亡的幽谷，向世界宣告：「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！」這讓我再次看到了十字架救恩的真理——「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喪掉生命；凡為我喪掉生命的，必得著生命。」（太十六25）

像我這樣身在台灣的基督徒實在是幸福的，隨時都有眾多的弟兄姊妹圍繞著我，即使軟弱了，身旁也有人頂著、扶持著。設想，若把周圍的弟兄姊妹全部抽離，我的信仰是否經得起考驗？可是，沒有牧者的教導、沒有弟兄姊妹的扶持鼓勵，以巴弗只能緊握著

上帝的手，心中懷抱著神的話（在獄中根本沒有聖經），隻身通過烈火般的考驗。耶穌說：「若有人要跟從我，就當捨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。」（太十六24）以巴弗讓我體會到，在危厄的世代中，所謂的「捨己」竟是要把自己捨到多麼的「輕」，而所要背負的十字架又有多麼的「重」。

顛狂與謹守

小時候住在鄉下，夏天的夜晚我們常常在操場乘涼看星星，也正好可以遙望夜間的中央山脈。可是，有一個景象一直讓我很不安：常常我會望見一盞光亮在巨大黑暗的森林中閃爍著，那也許是山中的一戶人家，但我卻深怕它隨時會被黑暗中的毒蛇猛獸給吞噬掉。我似乎有這麼一點概念：在黑暗中要保持「黑」、要不吭聲、要躲著，這才比較安全。從這一點來看，以巴弗真是有許多不要命的驚人之舉，特別是在牢裡時，仍堅持飯前要開口謝飯禱告。不要說不信主的人會稱他是瘋子，像我這樣的一個基督徒（肚子餓的時候，或者趕時間的時候，謝飯禱告總是潦草幾句就帶過），我都不免覺得他太傻了，為什麼要在小事上去惹怒上級？何苦去受那麼多的罪呢？然而，這也是最讓我感動之處，因為他甚至在這最小的事上，都願意遵行神在他心中的帶領——在信奉「勞動創造世界」的思想體制下，公然地見證食物是上帝所賜的——我想

他比誰都清楚這樣做會有什麼樣的後果，會遭遇怎樣的虐待，但他卻甘心地領受了這苦杯。

以巴弗因著信神而成爲「反革命份子」，在牢裡待了廿幾年。文革後，在人人都企望可以「平反」、重獲自由之際，以巴弗卻堅持不「申訴」，拒絕以「悔改、接受思想改造」來換取「骯髒的自由」，決心作一個寧死也不向共產政府「悔改」的無期犯人。即便是被「強制釋放」，押出監獄大門，他也不離開，而開始「牆外無期犯人」的生涯。他竟是如此地謹守真理，在每件事情的意義上是如此地「計較」，不容有一點的違背與偏離，這真是令人拍案叫絕！對著這個世界，他看自己完全是死的，而僅僅向著十字架活。

正如以巴弗所說，他不是一個完全的人，他自己沒有一樣是可以拿出來誇口的。但他實在是用了他平凡的生命訴說出上帝不平凡的作爲，從他的軟弱中彰顯了上帝的能力，用他極其受限的生命闡述了神無限的愛。在各樣逼迫來臨時，神使他可以剛強；在最慘痛的時候，神賜他喜樂；在最黑暗之處，神使他發光。他就像鋼琴上的一個小小的琴鍵，默默地順服在上帝手中，彈奏出美麗的旋律。保羅說：「我們若果顛狂，是爲神；若果謹守，是爲你們。」（林後五13）這也正是以巴弗這一生對真理信仰的寫照。我相信，神會繼續使用祂的僕人，向中國發出更大的聲音。

神爲我預備了一件美事！

林俐

「你要和我同受苦難，好像基督耶穌的精兵。」（提後二3）

當我聽到中國福音會要找人爲以巴弗的見證傳記打字時，雖然我不熟悉簡體字，但很願意學習，也有心藉此事奉主。經過了那幾個月的打字，我真知道不是我在事奉主，而是主藉此裝備了我。在一邊打字、一邊讀的過程中，常使我捨不得停止，急著想知道後面的發展，更常常邊打字、邊流淚，使我的靈命也得到了更新。

這本書記載了作者一生之中，所經歷的各樣屬靈爭戰。爲了基督的緣故，他受了許多的捆鎖和試煉；爲了真理的緣故，他甘願被囚，並且在患難中仍有滿足的喜樂。正如保羅所說：「因爲我們這活著的人，是常爲耶穌被交於死地，使耶穌的生，在我們這必死的身上顯明出來。」（林後四11）

記得十年前，主藉著提摩太後書二章1-3節對我說：「你要和我同受苦難」，至今這經文仍是那麼鮮明的在我心裡。沒多久，主就呼召了我的丈夫，帶領他

進神學院受裝備，神要用他。在那段過程中，我們遇到許多的困難和打擊，神也給了我們許多的考驗，叫我們在傳道的路上單單依靠祂、順服祂；同時，聖靈也不斷地更新我們，引導我們走前面的道路。

在還未讀《中國的以巴弗》以前，我以爲自己是真正的與主同受苦難、背十字架；然而，看了以巴弗的傳記之後，我深感羞愧，因爲我所受的苦，相對於以巴弗來說，實在太輕省了。十字架的道路是要捨己的，是要與主同死的，但也將與主同享榮耀。以巴弗爲了打一場美好的仗，長期禁食，可以犧牲自己，但絕不讓主名被羞辱，完全置自己的生命於度外，隨時願意爲主殉道。

好幾次主藉著這本書對我說話，給我很大的幫助，使我的生命受到很大的對付，這些影響就都成爲我的改變。我一面打字、一面思想以巴弗對主的至死忠心，正如聖經上所說的，他是「世界不配有的人」，「因爲神給我們預備了更美的事，叫他們若不與我們同得，就不能完全。」（來十一38、40）我禱告主，懇求祂讓我也能效法以巴弗的心志，以及以巴弗對神的至死忠心，使我全家在傳福音的事工上，也能蒙祂所用，配得祂的恩典與賜福！